

一生的记忆

□四川蓬安 王优

打开窗户,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。窗台上,一块褐色的豆腐干,静静地躺在白色的瓷砖上,长宽不过三指,厚度唯一指而已。触摸,坚硬如铁,丢在地上,叮当作响。不由得有一丝丝的惊讶,曾经丰腴的豆腐块,在阳光和风的锻造下,变得如此短小精悍,仿佛时间遗留的碎片。

这是年前买的一块熏豆腐。说是熏豆腐,其实就是水豆腐变了个颜色。看起来敦实饱满,拿起来松松软软,感觉到水还在蜂窝里流动,稍一用力豆干就会变成豆花。“买回去,晒一段时间,好吃得很。”店主说。

竹筴箕里,焦黄色的豆腐块叠床架屋,堆得高高的,默默散发出烟熏的香气。店主拿起一块豆干,抛起又接住,熏豆腐的香气更加浓郁。原来买过,味道的确不错,只是体积小得多,紧致得多。煮香肠时,放进锅里一起煮出来,切成薄片,放在冰箱里。有时下班回来,捡几片豆干,剥几颗花生,坐在沙发上,一边翻手机,一边细嚼慢咽,那滋味,嘿!想起“怪侠”金圣叹的那句:“花生米与豆干同嚼,有火腿的滋味。”

喜欢某种食物,源于记忆的情感。上学期间,每逢春季开学,背

包里除了书还有不少零食。炒花生、炒胡豆、爆米花,有时还有煮好切好的腊瘦肉,一定不会缺少的,就是烟熏豆腐干。那时候物质匮乏,这些吃食是父母千省万省省下来的,拿到学校去,同寝室的同学分而食之,父母的爱、同学的情、过年的喜庆,通过味蕾一点点积淀在记忆深处。更多时候,豆腐干是留给自己的,那是属于一个人内心的隐秘与慰藉。那时交通不便,也舍不得花车费用,开了学就只有等到放暑假才能回家。熏好煮好的豆腐干放个十天半月,都不会变味变质。夜深人静,躺在小小的单人床上,想起老家,便掏出一块豆腐干,想一会儿嚼一会儿,辘辘饥肠,袅袅乡思,在豆腐干醇厚而沉静的滋味里暂得慰藉。

那时候的熏豆干儿,从豆子下种到吃到嘴里,全都是家里人一手一手侍弄出来的。点黄豆,收黄豆,打黄豆,其实就是人与土地的交换,付出与收获的交换。自己种出来的黄豆,通过古井水的浸泡,用石磨磨成粉,过滤,熬煮,点浆,压制,晾晒,熏烤,每一道工序,都来不得半点虚假,既是琐碎的辛劳的,也是充实的饱满的。

记忆中,最美味的是祖母制作

的菜豆腐。大铁锅里,满满一锅白花花豆腐脑,祖母舀出三分之二制作白豆腐,剩下的制作菜豆腐。青翠碧绿的菜叶子,洗净了,切碎了,柴要猛,火要旺,趁豆花儿在锅里翻滚时,撒下去,青白相间,花叶翻腾,豆花的香与菜叶的香融合缭绕缠绵,简直就是一场视觉与嗅觉的盛宴。祖母拿了长木勺三翻两搅,旋即用竹漏勺一勺勺舀入铺了包袱的竹筛子,将包袱的对角向中间拉紧系好打结,再压上一块平整厚实的碓窝石。氤氲的热气中,绿色的汁水顺着竹筛汩汩流淌,唾液也顺着舌根缓缓而上。

再过三五两天,这石板下的菜豆腐,将再次经过祖母的手,成为餐桌上色香味俱全的美食。而不加菜的白豆腐,更多的去向是抹好盐腌制起来,一周之后,进入竹筐,放在太阳底下,接受阳光的拥抱和寒风的检阅,最后悬挂在烟囱上,静静俯瞰寻常百姓的一日三餐,静静感受大同小异的人间悲欢。慢慢地,白豆腐有了柴禾的气息,烟火的味道。那越来越紧致的小块,像是生活的缩影,呈现出一抹淡淡的灰褐,沉默而敦实。洗净的熏豆腐,同腊肉一起煮,切片,成为来客待客的佳肴,成为俘获味蕾的利器,成为一生的记忆。

不再密集地响起,变得淅淅沥沥,直到停止。这个世界湿漉漉地从雨中走出,但洁净,像是一个新生儿。我抬头望着东边:山顶,云雾环绕,厚厚的云层逐渐变稀,被分成片状,露出背后湛蓝的天空,同时,金黄色的天镶嵌在蓝色的天空中,那是阳光的踪迹。街道上逐渐有了行人,路人的嘈杂声取代了雨声,安静的村庄又变得活跃起来。

乡村的雨从来不是单调的,它从自然中来,又与自然中的万物形成呼应,每一场雨,都是一场盛大的演出。它从不是孤零零地来,孤零零地走,而是形成一场循环,万物化雨,雨养万物。

们一些吧。”

“谢谢,您给咖啡师说一下,卡布奇诺少放一点糖。”

“好勒,少放一点糖。”大姐说完便熟练地用机器制作起咖啡来。

“您就是咖啡师?”我有些惊讶,大姐看上去就是当地的普通村民啊。

“我以前是种烤烟的,后来村里搞旅游,我就到村图书馆来上班了,当咖啡师也有一年多了。”大姐笑呵呵地把放着小饼干的盘子递给我。

在大姐的笑容里我看到压抑不住的自豪,一种奇异的反差感在心里升腾。原来,这个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,在我心中已经堪比乌托邦的处所,在大姐眼中就是个“村图书馆”,这也许就是乡村振兴的魅力吧。

喝着咖啡,晒着暖阳,在如画的景色中读书、闲坐,我细细品味着“归原”这两个字的含义。“归”是回归、归乡,“原”是原野、原来,“归原”就是找回原来的生活,回归心中的原乡。

鸟友聚会

□南京 徐廷华

虫鸣秋,鸟鸣春。春天是鸟儿的天下,公园里“处处闻啼鸟”,一只只、一群群神气活现地或翱翔于天空,或低飞于湖面,铺天盖地,数不清有多少。麻雀啾啾,燕子呢喃,杜鹃咕咕……它们飞东落西,时而停歇枝头,时而穿过花丛,互相招呼着,用它们四角八方的方言俚语,召唤同类前来进行春天的聚会。高一阵,低一阵,那鸣叫声有时清脆婉丽,甜润悦耳;有时激越热烈,一如奔泉。

我在湖畔观鸟,水面极平静,有淡淡的雾气流动,林中安静得只有鸟儿的叫声。头顶忽地又飞过一群,闪过一道黑影,像丹青手泼墨,墨水点子溅了半个湖面,一瞬间,鸟儿飞远了,天空又像原先那么明净。

太阳升高时,我看到公园的“遛鸟角”渐渐也热闹起来,宅居一冬的鸟友们一个个提笼拎鸟会聚于此。他们互道问候,将各自的鸟笼挂在原先熟悉的地方,有的挂绳上,有的挂树丫,忙好了泡上一壶茶,坐在折叠凳上,欣赏着鸟儿的鸣叫声。他们说笑间,话题总离不开笼子里的鸟。一个说,今年冬天比往年冷,几只鸟都关在空调房间里,不敢挂在阳台上。一个说,我和你一样,有一天暖和,心想挂阳台给它们晒晒太阳,哪知那天晚上去女儿家回来迟,忘了收回,第二天冻死了一只。半夜零下七度,人都受不了,别说鸟儿了。

鸟友们发出了笑声,笑声中不无调侃的意味。说那话的老人,我认识。他姓张,就住我们小区,他爱鸟就像别人爱宠物一样。我走过去和他打招呼。我和他说,我每天从小区路过,总能看见你家阳台上挂着的几只鸟笼,小鸟叽叽喳喳鸣叫着,有时见你在阳台不停侍弄,打扫鸟

在梅边

□江西南昌 简父

这段时间里,我常去家附近的公园走走,听人说公园里有几株梅树,虽不是爱花之人,可经历了整个寒冬,总有几分对春的期待。

那就去看花吧!在花开的时候!乍雨,乍晴,天际掠过三两流莺。此时草木青青,杨柳依依,凉风下亭台几粒,游人如线。

廊桥卧波,左边是湖,右边还是湖,过了桥,游客便多起来了。我小时候爱热闹,读书时历史课本讲《清明上河图》,记得画中场景是北宋东京的初春之状,画作兼具自然风光与集市熙攘之貌,让年少我的向往不已,巴望着能学上《聊斋志异》里的人画术,可以进到图里吹一吹北宋的风,听一听集市的吆喝,尝一尝孙记羊肉铺的羊汤。

时过境迁,人到中年,未改的还是爱热闹。你瞧这一幅《初春游湖图》,草地上是一些帐篷,母亲张着嘴给放风筝的孩子拍着照,费了些功夫才找到父亲,他正躺在两棵树木间的吊床上,趺着一只鞋,此时风动床动,床动脚动,好不惬意;糖葫芦、棉花糖的摊子边聚集着大娃小娃,另一边排着掏出手机、扫码支付的父母,不对,还漏

笼,添水喂食。他笑着说,养鸟也和带娃一样,要精着心,怠慢不得。你对它好,它鸣叫的歌声就动听。

不远处又来了位鸟友,戴着口罩,人称他老胡。他一手拎鸟笼,一手卷了几张纸卷。走近了,他先是不急不忙地将鸟笼挂起来。接着摊开带来的纸卷,众鸟友一个个围上去,我也凑过去细看。原来纸上画的是几只形态各异的鸟儿,有一图一只的,有三只一图的。有一幅画的是小绿树顶上站立的一只鸟,小脑袋和滴溜乱转的眼睛可爱极了,那羽毛比树叶还精致,一根根排列着,栩栩逼真。行家一看就知道是工笔画,笔画细腻,晕染着色到位……看出这位鸟友颇有绘画功底,为画这几张画没少费神费力,耗时耗工。

很快几幅画被鸟友们索要走了,有几个鸟友眼巴巴望着,老胡看出他们的心思,拽下口罩,对一个鸟友说,下次再画几幅带来。这时老胡打开手机,晒他画的百鸟图。众鸟友围着观看,叽叽喳喳,有的要老胡转发到他的微信上,有的要老胡就画这一幅,有的收到老胡的微信,立即发了个点赞表情包。“遛鸟角”气氛热烈起来,鸟友们不断发出笑声,这回不是调侃,而是从心底发出来的。小区的老张私下悄悄贴在我耳旁说,老胡原先在厂里是宣传干事,市美协会员。擅长花鸟画,圈子里有点名气。我顿时对老胡有点刮目相看。

在春风和煦的日子里,鸟友们这样的节目每天都在上演、翻新,遛鸟儿,听鸟鸣,谈鸟经,说着不同鸟儿的故事,听着鸟儿天南海北的土调洋腔,心已融入在大自然中了。突然想起了泰戈尔的“鸟的歌声是曙光从大地回响过来的回声”的诗句。

乡村看雨

□山东烟台 李烁

看雨,还是要到乡村。

乡村的雨,是带着味道来的。当暴雨落下,泥土的气息被雨水放大了千万倍,扑面而来,钻进你的鼻孔里。这是雨水带来的第一场馈赠。大雨覆盖了世界,雨声也同时覆盖了其他的声音。人们是被雨声蒙住了耳朵,进入了一个只有水的世界,这是水和水的碰撞,也是水和心灵的碰撞。雨水滴落在树叶上,声音清脆,随机滑落,掉落在黄色的土地上发出沉闷的声音,土地倏地变绿,像是有魔力般把水吸入泥土,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植物。

这瓢泼大雨之下,流经的是无

穷无尽的时空,雨水冲刷着世界,也冲刷着人的心境。望着这场雨,我的视线逐渐模糊,思绪飞到了云霄之上。姥姥将家里的大盆放在屋檐下,她说:“这雨水好着呢,澄清。”她用盆里的雨水洗衣服,“这样用水才不心疼。”我还记得小时候她带我去戈壁摘菜,结果在回家的路上下起了大雨,她将褂子脱下,遮在我的头顶,最后是邻居把我们捎回去。每当一场雨下起,就会有淋雨的人,有的人是囿于没有避雨的工具,有的人则是甘愿站立在雨中,成为别人避雨的港湾。

不一会,雨势渐渐变小,眼前的景物也逐渐清晰。耳边的雨声

归原的风

□四川成都 王赞

归原是个小镇,在重庆武隆仙女山上。从武隆天生三桥和龙水峡地缝景区出来后,还有一个多小时才到晚饭时间。我想起朋友之前提过的归原小镇和无有图书馆,一查地图发现开车过去只要十几分钟——那就去坐一坐,看看书吧。

到了归原小镇的入口,看到一片原生态的山林后隐隐绰绰的别墅群,终于明白,原来这里并不是真正的“小镇”,而是依托原有村庄打造出来的乡村旅游项目。荆竹村,才是这里原本的名字。

怀着对小镇会不会过度商业化的些许担忧下了车。还好,或许是旅游淡季的缘故,这个藏在山谷中的村庄此刻很清静。广场边,静静地矗立着几幢石头房子,它们显然是经过建筑师精心雕琢的,既保留了原生态的韵味,又颇具现代感和文艺范,已经和这里的自然空间融为一体。我想起自己那些栖居乡野的梦,梦中的山、树、石头、小院,似乎都在此刻具象和立体起来。

那幢有大大玻璃外墙的房子,

就是无有图书馆了。转到它的正门,有一面被涂成土黄色的墙,肌理粗糙的墙面上刻着一个音乐播放器的界面,时长4分29秒的歌曲此刻正播放到1分53秒,那是周杰伦《晴天》的歌词:“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。”墙是无声的,音符却仿佛已经从心里生长出来。

走进无有图书馆,立刻被一整面的玻璃墙吸引了。玻璃这边,是长长的原木条桌,桌上的玻璃瓶里插着几束未开的白色山茶花;玻璃外边,就是视野开阔的山林景致。取一本书坐到桌边的高脚凳上,闻着若有若无的花香,窗外近在咫尺的一丛翠竹几乎触手可及,极目远望,天光云影在山谷间浮动。此刻,我甚至感觉一整面的玻璃已经隐身了,自己好像在与这冬日的山野约会,手边的书就是我们的暗号。

听说咖啡也是无有图书馆的特色。我们点了两杯,问有没有小点心能让孩子们垫垫肚子。吧台里站着一位五十多岁的服务员大姐,人很热情:“没有点心,不过点咖啡会送两块小饼干,我多送你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63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